



获奖剧本选

1980—1981

I230.7/10



获奖剧本选

(1980-1981)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沈阳

序

孙 芊

这本《获奖剧本选》出版前，编者约我写篇序言，我因近几年来在剧协辽宁分会参加所办刊物的编审工作和沈阳地区戏剧创作中心活动，聊知情况，所以说上几句。

一九八〇和一九八一两年，辽宁省的戏剧新作，较过去连续增多，出现了逐年丰收的趋势。仅新创作和改编的各种舞台剧本，经过刊物发表或演出的，就超过四十部之多；还增添了新的品种电视剧。这里所收的，是获得省人民政府奖励的部分。这当中有的作品如话剧《落凤台》、《战犯》还获得了国务院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的奖励；电视剧《新岸》经过中央电视台和丹东电视台拍摄后，曾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文汇报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优秀电视剧评选的一等奖。这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和正确的文艺方针给我省带来的喜人的新成果；是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剧作者们解放思想、加强修养、学习社会、大胆探索、辛勤创作的新贡献。

从这些获奖作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戏剧题材扩大了，表现的生活领域宽广了，艺术形式和风格手法丰富多彩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在我省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体现。我们的戏剧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激励四化这一历史性创造活动方面，是担负着重要任务的。自然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题材方面单一化和风格手法的贫乏化。正

如党中央、国务院在给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所指出的那样：

“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本集子中既有反映农村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改变穷困面貌斗争的话剧《落凤台》，也有歌颂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而忘我劳动事迹的《仲夏的早晨》（又名：《理想之光》）和表现日本战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这一崭新题材的《战犯》；既有描写兄弟民族摆脱暗昧生活在政治和精神等方面都获得解放的歌剧《情人》；也有根据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部分内容，结合儿童欣赏特点而改编的木偶戏《通天河》；而《这样的女人》和《喜字上的阴影》则以针砭时弊、鞭挞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意识丰富了评剧的内容，适应了群众的需要；在全国受到广泛好评的电视剧《新岸》则在剪裁素材、再现生活、刻画人物，完成主题等方面都达到了这一剧种的新高度。

这些作品尽管题材多样、形式和风格各异，但从创作特点来考察，也有着共同的东西，值得我们重视。这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它们都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或艺术的公式出发的。它们的作者都有着比较雄厚的生活积累。这不仅几个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剧本的作者是如此，就是反映过去生活和根据别种形式的作品改编也不例外，如《战犯》的作者原来对所表现的人物的生活阅历并不熟悉，但是他们并没有偷工取巧，向壁虚构，而是多次地到战犯管理所调查访问，查阅档案、观看展览、听取“平顶山惨案”发生地群众的回忆介绍，并搜集经过改造后回国热心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前战犯“中国归还者”的事迹，终于补足了所需要的生活；《情人》的改编者，并没有满足于原著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所提供的內容，而是亲自到藏族地区作了观察采访，根据第一手材料在改编歌剧时把內容加以充实和改

动。这种不脱离创作源泉、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创作原则，是值得剧作者共同遵循的。

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作品从不同的生活角度，通过起点不同的人物的斗争和性格的发展成长与命运的变化，都能给人以奋发向上的鼓舞力量。我们看到：那个由于人祸天灾，造成姑娘外流、光棍成群的穷地方落凤台，并没有令人沮丧，它在落实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经济政策过程中，经过梁宝华等人的反复曲折的斗争，终于出现了富裕起来的青年男女农民集体结婚的热闹场所；那个由于过去的劣迹被判处五年徒刑而立志“地球不翻个，我再也不会进监狱”的年轻姑娘刘艳华，虽然在“四害”横行时期由于继续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冷遇而萌生过自杀的念头，虽然在艰苦环境中经历着多种煎熬，但是她并没有倒下去，而是挺立起来和邪恶势力进行英勇的正义斗争，终于迎来了春天，赢得了胜利，博得了城乡人民的崇敬，成了致力于建设、忠于爱情的新人表率；青年女工田玉芬和青工李志先的正当婚姻，虽然遭到了旧势力和不良风气的阻挠破坏而陷入了悲苦境地，但终于在得到社会主义法制为之撑腰的情况下，排除了阻力，成了眷属……每出戏所散布出来的，都不是那种消极颓唐的思想情调，而是一种热爱生活、憧憬美好未来的信念。尽管这些作品在塑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和揭示生活、表现时代的深刻程度等方面，成就还不尽相同，但是作者们所做的这种努力，却都是可佳的，值得学习的。

让我们在祝贺这本剧作选出版的同时，也祝愿全省的剧作者再接再厉，在不断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提高修养水平，丰富生活知识，磨练艺术技巧，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剧本，贡献给人民，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四化的建设。

1982年6月15日于沈阳

目 录

序.....孙 芊

话 剧

落凤台.....房纯如 (3)
杨舒慧

战 犯.....王永志 (85)
刘 汉
单 戈

仲夏的早晨.....达 理 (149)

歌 剧

情 人.....刘文玉 (219)
鲁东勇

评 剧

这样的女人.....任 峰 (269)
筱俊亭
章 平

喜字上的阴影.....文 田 张凯华 (319)
应明义 路宝民

电 视 剧

新 岸.....李宏林 (379)

木 偶 戏

通天河.....刘志敏 (429)



话 剧

落 风 台

(七场话剧)

房纯如 编剧
杨舒慧

人 物 表

- 梁宝华 落风台生产队队长，三十岁。
梁大娘 社员，梁宝华之母，六十岁。
张凤兰 拖拉机手，二十七岁。
张致富 河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兰之父，五十八岁。
王桂芬 社员，张凤兰之母，五十四岁。
徐洪宾 河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五十二岁。
刘老全 社员，五十四岁。
刘玉霞 落风台生产队会计，刘老全之女，二十三岁。
马喜良 落风台原生产队队长，三十八岁。
李翠娥 落风台原生产队会计，三十五岁。
郝大勇 科研组组长，二十五岁。
郝得林 社员，郝大勇之父，五十岁。
男女社员若干人。
新郎新娘若干人。

第 一 场

〔一九七九年春，下午。

〔梁宝华家院内。庭院有新鲜感，看得出都是经过主人精心设计的。房子是合作化时盖的，虽然有些旧，但维修得很好，并有所改造，窗户是对开的，门也是新式样。窗前摆着一排种籽试验罐。靠近院墙的杏树，已是花开满枝。房前的苹果也将抽条吐叶。四周是砖砌的院墙，中间有门。

〔幕启：猪叫。梁大娘拎着猪食桶出屋。

梁大娘 小猪崽呀，别叫了，这就喂你去了。（下）

。〔徐洪宾上。张致富随后赶来。

张致富 老徐！老徐！来找梁老疙瘩？

徐洪宾 说是他从城里回来了。你这个支部书记来得正好，就亲自跟他谈谈吧。

张致富 喂，这事还得研究研究嘛。

徐洪宾 是支部让群众选的新队长，还研究啥？

张致富 老徐，落凤台选小队长的话，先不要跟他说了。

徐洪宾 喂？致富，致富——

张致富 你叫谁哪？

徐洪宾 叫你哪。

张致富 又错了。

徐洪宾 啊，对对，你这个破名改的真咬嘴。叫你致穷行吧？致穷！

张致富 喂——

徐洪宾 落凤台这个小队，去年工分倒挂，穷的连鞭梢都买不起。眼下春耕大忙到了，社员盼新队长都盼红眼了。

张致富 老徐，你是这儿的蹲点儿干部，不是批评你，这次选举有问题。

徐洪宾 有问题？啥问题？

〔马喜良、李翠娥上。〕

李翠娥 （干哭声）噫噫……

张致富 李翠娥！咳，有事到小队部去，在人家院子里嚎啥？

李翠娥 我心里憋屈呀，噫噫……

张致富 （探视室内）没人。

徐洪宾 没人？

张致富 李翠娥，有啥话你就说吧！

李翠娥 张书记，你可回来了！张书记，这次选举前你动员的挺好。让咱看准目标，要选根红苗正，历次运动表现好，有当队长经验的。咱一听就明白，这是让咱选我喜良大哥。

马喜良 张书记，二舅。

李翠娥 可你一走，你给咱划的道就走拧歪了。搞啥差额选举，就把我喜良大哥给差下来了。你说这么好个队长，说撸就给撸了，大伙能不痛心吗？

马喜良 张书记，我想把我的活思想，向你汇报一下。

张致富 说说吧。

马喜良 当着组织，我就有啥说啥了。党培养我这些年，就是让我为人民掌权，为革命把重担挑嘛。所以，这次落选，我心里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张书记的培养，对不起二舅……

张致富 喜良，你在这当了这些年政治队长，我了解你。

徐洪宾 论亲戚，你是我外甥，我是你舅，可啥事向情向不了理。谁好谁歹，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嘛。（掏出选票）看看，选票还在这儿：梁老疙瘩八十四票，你马喜良才五票。

马喜良 二舅，这是表面数字……可是——

徐洪宾 可是啥？群众要的是：公道的，会算的，能上第一线的。这三条是把尺子，你自己量量嘛。

富姓批

李翠娥 量就量，谁还怕量咋的。

马喜良 张书记，我当队长这些年，我自己认为，还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我也希望领导上帮我总结总结，我是抗上了，还是领导指哪我没打哪了？

张致富 喜良，你是咱河北大队的放心队长嘛。这几年，虽说是粮食产量没上去，社员收入没提高，可你这队长的成绩还是很显著嘛。这大家都看见了嘛。

徐洪宾 我就没看见。

李翠娥 张书记，我可丑话说在头里：别看我这个会计不咋的，要是我喜良大哥接着当队长，我没说的。要是换上他梁老疙瘩（指上屋）这个小生产大王，我是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他这个猴！（下）

张致富 李翠娥！李翠娥！

马喜良 张书记，我什么时候向新任队长交代工作？

徐洪宾 一会儿就交。

张致富 交给谁？交给别人我睡不着觉。

马喜良 张书记，二舅，没有我的事我就走了。（下）

张致富 老徐，经过马喜良和李翠娥这么一讲，就更清楚了，落凤台这次选举是有偏差。

徐洪宾 发动社员解放思想，选出可心人，这有啥偏差？

张致富 可心人就是他？（指上屋）

徐洪宾 这是民心所向。你没听群众数落：“落凤台变穷了，从此凤凰飞走了，要想引来金凤凰，请出梁家老疙瘩。”

张致富 “落凤台变穷了”，穷就丢人了？你没听人家说吗：“穷苦的老百姓”，“穷人闹翻身”，“穷则思变”，这听着就提神嘛。我从前大号叫致富，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觉着这不是贫下中农应该叫的，于是嘛，我就改为致穷了。致穷，这听着就入耳嘛。

徐洪宾 我听着就刺耳。

张致富 那是你耳朵有毛病。还有“请出梁家老疙瘩”，他是啥

人？他都钻钱眼里去了，那是全公社有名的小生产大王，一直是批斗对象。

徐洪宾 “四害”横行那咱，生产队不生产，一个大钱也不分，让社员把脖子扎上？人家搞点正当的家庭副业，犯啥法了？再说，象搞这果树试验，提出开发滑石矿的建议，也是为了落凤台今后的发展。如今就要选出这样的能人。

张致富 啥能人？他当队长，不把落凤台带到资本主义去才怪呢。不行，他当队长我不放心。

徐洪宾 可那马喜良当队长，群众不放心。好了，咱别在这争论了。执行支部决议，走，找梁老疙瘩去。

张致富 还找他干嘛，落凤台的队长得重选。

徐洪宾 重选？啊，群众选出的人，不冲你心就不算数？得了吧，老张头，不能让你一个人说了算。

〔梁大娘上。〕

梁大娘 那是谁呀？啊，是你们老哥俩。

徐洪宾 老疙瘩哪？

梁大娘 说是打城里回来了，可还没到家哪。找他有事啊？

张致富 啊，没啥事，从这路过，进来歇歇脚，卷支烟。老徐，歇不大离了，咱得走了。

徐洪宾 老嫂子，老疙瘩回来，让他在家等着我。（与张致富往外走。狗咬）

张致富 喂，看狗啊。

梁大娘 这个败家的狗！（去看狗）

〔张致富、徐洪宾下。〕

〔稍顷，梁宝华背鸡笼子上，后面跟着郝得林。〕

郝得林 老疙瘩，你又弄回点啥？

梁宝华 宝贝，好得很大叔。

郝得林 啥宝贝？让咱见识见识！（看鸡笼子）

梁大娘 老疙瘩，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热饭。（进屋）

郝得林 （鸡叫声）喂哟，原来是几只秃尾巴鸡。老疙瘩，要办

喜事请客杀吃肉啊？

梁宝华 二十元钱一只，你吃得起？

郝得林 啥？你别说瞎话了，它是下金蛋啊？还是下银蛋？

梁宝华 金蛋银蛋它都能下。（拿出一个鸡蛋）这就是这秃尾巴鸡下的。

郝得林 这是啥品种啊？

梁宝华 杂交新品种。

郝得林 嗯，是不错！不过，这两只鸡可就是一头小毛驴的价钱，我看这个副业你怕是要把本赔上。

梁宝华 白喂它我可不干。（掏出算盘）好得很 大叔，你算一算：一只二十元，我这是十只，一共是二百元整。

郝得林 这是成本。

梁宝华 每只鸡，一年要让它下二百个蛋。

郝得林 下不了，一百八十个就撑死了。

梁宝华 跟上措施，搞科学养鸡嘛。一个蛋，往少算，五角钱。

郝得林 啥？你这是做梦说胡话吧。

梁宝华 团山公社饲养场说了，五角钱一个，有多少要多少。拿它抱鸡雏。

郝得林 这是真的？

梁宝华 他们场长亲口当我讲的。

郝得林 嗷呀，这要是秃噜秃噜下个没完，那可就发了。

梁宝华 好得很 大叔，你想想，不合算的玩艺，我梁老疙瘩能干吗？

郝得林 一个五角，十个五元，一百个五十元，一千个就是……

嗷呀，要这么一算，老疙瘩，你这下子可摸到一个金疙瘩。老疙瘩，去年，我跟着你养那新品种母猪，没少赚钱。连公社田书记都表扬我说：“好得很，你这猪养的好得很！”老疙瘩，这回我还是给你作个伴。这十只鸡，咱爷俩二一添作五，你看中了不？

梁宝华 中了。

〔梁大娘从屋里出。〕

梁大娘 老疙瘩，东西都买齐了？

梁宝华 买齐了。

梁大娘 鞋也买了？

梁宝华 鞋？妈，你让我买鞋了吗？

梁大娘 别跟我装糊涂了。你呀，又拿这钱买书了。（拿过挎包，翻出几本书）你看咋样，你都要钻书堆里去了。

郝得林 书？我看看。（看着一本一的书）《果树栽培学》、《土壤学》、《农业机械》。嗷，这还有勾勾文。老疙瘩，让我们家大勇，也跟你学学外国话，你看中了不？

梁宝华 中了，玉霞也要学，我们一块研究呗。（进屋）

郝得林 老梁大嫂，你儿子这肚子里真有几瓶墨水，要不，这次选队长，我就选他了。

梁大娘 嗷呀，你咋选他了！

郝得林 这才是大伙的可心人哪。

梁大娘 我跟你说啥了，不是不让你选他吗。

郝得林 不选他选谁？马喜良想干，可我不同意。昨几个选队长，我拿过选票一看，嚇，马喜良的大号又上去了。我没理他那胡子，在他的脑门上，划了个大三角，我怕点票的看不清，还可劲描了描。老梁大嫂，别小看这划三角，来得不易呀，我好得很要好好用用这民主权。你们家老疙瘩我是选定了。

梁大娘 他干得了吗？

郝得林 咋干不了？可不许你扯后腿！一辈子不出马，总是个小驹。（提起装鸡的麻袋）老嫂子，你们那五只，在鸡笼子里哪，这五只我拿走了。回头就把钱给你们送来。

梁大娘 不忙啊。

〔郝得林下。〕

〔张凤兰背个挎包上。〕

张凤兰 老梁大娘！

梁大娘 谁呀？
张凤兰 是我。
梁大娘 噢呀，是凤兰啊！
张凤兰 大娘，您老身体好吗？
梁大娘 啊，好。凤兰，你从打出阁到河南，总也没进这个院子，我可感激你——
张凤兰 大娘！
梁大娘 四年了，老疙瘩总算把你忘了。
张凤兰 是啊，我……我也……
梁大娘 老疙瘩不在家。
张凤兰 我听说他进城了。
梁大娘 那你……
张凤兰 大娘，我是找我爹来了。
梁大娘 找张书记？
张凤兰 是啊，找我爹。
梁大娘 他刚从这走。
张凤兰 那我再到别处找一找。
〔室内梁宝华声：“妈，外边谁说话？”
梁大娘 （向张凤兰）孩子，你不是要找你爹吗？快去吧！
〔梁宝华从屋里出。
梁宝华 听语声咋这么熟？（发现张凤兰）凤兰！
梁大娘 老疙瘩，你老徐大叔让你一回来就到他那去一趟。
梁宝华 啊，我一会儿就去。
梁大娘 （对张凤兰）你不是急着要去找你爹吗？
张凤兰 我这就去找。（欲走）
梁宝华 凤兰！你别走！
梁大娘 老疙瘩！
梁宝华 妈，你让我跟凤兰说几句话吧！
梁大娘 你呀，你呀……唉——（进屋）
张凤兰 你还是让我走吧！（往外走）

梁宝华 凤兰，你干嘛老躲着我？咱还是同志嘛。咋的，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都不行？

张凤兰 为什么，为什么我又到这儿来了？让我又看到了你呀？

梁宝华 凤兰，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还参加科研组吗？

张凤兰 不了。

梁宝华 还做些团的工作吗？

张凤兰 不做了。

梁宝华 你这几年生活过的咋样？

张凤兰 啊，我生活得还好。

梁宝华 还好？

张凤兰 是呀，结婚以后，徐冲对我还是……还是挺好的。

梁宝华 你这次回娘家是有啥事吧？

张凤兰 没啥事，就是想回来住几天。

梁宝华 可我听说，你是让徐冲打出来的。

张凤兰 唉——

梁宝华 听说，他很不正经。头几年，跟着“四人帮”坏事没少干，现在还是不务正道。只要你一说他，就把你打个半死——

张凤兰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

梁宝华 他还把你象个囚犯似的关在家里。我真不明白，你咋就能忍受下去？

张凤兰 要不，又有什么办法呢？有时候我都相信这是命里注定了。

梁宝华 所以，就这样逆来顺受？（稍停）凤兰，还认得这棵苹果树吗？

张凤兰 都长这么大了！

梁宝华 那咱，咱们几个就迷上科研了，就在这儿搞起果树试验来。那咱，你可不象现在，挺有精气神嘛。还发誓说，决心要改变家乡面貌。

张凤兰 宝华，这试验你一直在坚持吗？